

《美国总统小布什最爱读的五本书》之

破坏性的一代

——对60年代的再思考

**(Destructive Generation: Second
Thoughts about the Sixties)**

作者：彼德·科利尔

戴维·霍洛维茨
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

破坏性的一代

——对 60 年代的再思考

作者：彼得·科利尔

戴维·霍洛维茨

内部参考	注意保存
未经允许	不得外传
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

此书曾在美国再版三次，是影响小布什哲学思想的重要书籍之一。本书两位作者曾是 60 年代激进派的领导人物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反思当年随心所欲的享乐主义、破坏性的“革命”激情、“新左派”及“反文化”运动造成的悲剧。本书被美国共和党人奉为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，是小布什形成“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”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。

内 容 提 要

彼得·科利尔与戴维·霍洛维茨合著的《破坏性的一代——对60年代的再思考》（Destructive Generation: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Sixties, 1989年初版后再版三次）是影响小布什哲学思想的重要书籍之一。本书两位作者曾是60年代激进派的领导人物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反思当年随心所欲的享乐主义、破坏性的“革命”激情、“新左派”及“反文化”运动造成的悲剧。本书被美国共和党人奉为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，是小布什形成“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”哲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。60年代青年人沉湎于开Party（派对）、酗酒、毒品，普遍要摆脱责任和道德约束；“新左派”攻击现存“制度”，试图摧毁权威中心；激进派声称要“通过暗杀改造世界”，他们想要革命，却因毫无计划而陷入无政府主义，犯罪与病态成为时代特征。“十年”结束时美国社会变得四分五裂，如果还有共同信念的话，那就是一致认为“美国是罪恶的”，这是60年代给人们留下的最持久的后遗症。

前 言

不久前，我们在一个电台谈话节目中讨论 60 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者。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：60 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个不同的答案，包括“言论自由运动”、“五角大楼的三月”和“芝加哥事件”等。好在我们事先谈论过这个问题，大家一致同意，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重要的是一些细节，而不是一些重大事件。我们告诉主持人，1969 年夏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。

在那个变化莫测的时代，革命是所有人关注的热点。汤姆·海登是当时的一位运动领袖，正在芝加哥面临着谋反的指控，他号召在美国的城市中建立“解放区”。“气象员”组织当时控制着“学生民主社会”，计划在年底开展游击战。但是，大部分激进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“黑人黑豹党”上，海登称该党为“美国的越共”。

当其他人都在空谈时，“黑豹党”却在实干。“黑豹党”的成员向警察开枪，这种行为被激进分子视为即将到来的“武装年代”行动的预演。正在该领导层土崩瓦解之际（休伊·牛顿因杀

害警察落入狱中；埃尔德里奇·克利弗在逃；鲍比·希尔被起诉），“战地将军”大卫·希利亚德挺身而出，力保党的团结，并在白人中寻找支持。得知法国名作家让·吉尼特对“黑豹党”感兴趣后，希利亚德邀请他来西海岸为该党演讲。

斯坦福大学是演讲的其中一站，这场演讲是该校法语系主办的，法语系的重量级人物还说服了著名历史学家戈登·赖特出面主持演讲前的鸡尾酒会。“黑豹党”成员身着黑皮夹克、佩戴墨镜早早到场，这些人看起来像迷路的纳粹兵团，只是他们的皮肤可能在流浪中变了色。这位矮小的法国人牙长得不太好看，衣服也一团糟，他的翻译是从《堡垒》（RAMPART）杂志雇来的一位女性。他称赞“黑豹党”具有真实性（同时他认为马奎斯·德·萨德亦具有这种品质，是最伟大的革命家，甚至比马克思都伟大）。当他说的时候，“黑豹党”成员们面带困惑不解的愠怒神色，杂乱地挤在一起。赖特的儿子是位军人，这天同一位黑人士兵一起回家，“黑豹党”的人发现他们俩正准备离开，普拉特把这个年轻人挡在厨房里，朝他脸上吐口水，称他为“汤姆大叔”和“人民敌人”。当普拉特重新回到厨房时，那些白人宾客们假装什么也没看见。

鸡尾酒会开始后不久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他是肯·凯西，起步于华莱士·斯特格纳富有创造性的写作研讨会上。后来，他成为一位小说家，从那时起他就不太参加斯坦福的活动了。他丝毫没有在意“黑豹党”的存在，眼里透着迷离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，他说之所以来这里，是因为听说有一位法国名作家在此，由于他自己也是名作家，所以两人见见面是件好事。

当吉尼特和凯西握手时，客人们预感到不祥的时刻就要来临了，因为吉尼特认为同性恋非法，而凯西却正是同性恋的实践英

雄。凯西笑的时候，一颗门牙露在外面，这颗牙上镶着美国国旗。吉尼特知道自己的牙不好，可被凯西的牙上的装饰逗得哈哈大笑。凯西指着脚说：“我这是绿袜子”，面带快乐的神情。吉尼特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。凯西继续滔滔不绝地说，“绿袜子，伙计，你喜欢它吗？绿袜子，这很重的，非常重”。为了跟他谈话，女翻译用蹩脚的法语说：“Les chaussettes vertes, elles sont tres, tres lourdes”。吉尼特低头看着凯西的脚，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。但当吉尼特还在想他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绿袜子时，凯西已经转移了话题。他指着“黑豹党”成员对吉尼特说：“知道吗？我喜欢打篮球，没有什么比和黑人打篮球好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同这些黑人出去一对一的~~的~~练。”

“黑豹党”成员被这种童话式的话惊呆了，一时不知道这些话意味着什么，都呆呆地看着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中的一个人刚想往前冲，却被大卫·希利亚德制止了，“冷静点，伙计，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”。他大声向所有的人重复了一遍：“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，把他赶出去。”

“黑豹党”人离开了，他们带走了吉尼特。这个矮小的法国人回过头来看着凯西，耸了耸肩，似乎在表示，他本想继续通过翻译交换一些怪异的想法。凯西目送着他离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些黑人到底怎么了？难道他们不喜欢篮球？我想黑人爱篮球。”

如果在另一个时代，这只不过是一件简单的怪事：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界，他们试图跨过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行交流，结果却不太好。但是，这次短暂的交锋却在西海岸的运动圈子里被激烈争论着，人们认为这是一次“主显节”^①（1月6日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），我们这些自称为激进派的人在60年代喜欢用这个词，

因为它试图指出生活中的共性，并把一些预示性的东西注入平凡的生活。

“主显节”：它们使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有价值①。我们像追星族一样寻觅着它们。这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信念之一，即平凡的生活背后一定有神圣的地方。只要我们稍微努把力，就能得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社会的最后支点，或许是资产阶级意识，或许是集体自由主义，还可能是性神经紧张，或任何可能阻止我们冲向彼岸的事物。

从最早的战斗口号——“你不能相信任何一个 30 岁以上的人”，到这些短语在全国渐渐消失，60 年代的那一代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新世界的童子军。当时流行的“文化革命”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。这是社会的园艺学家，他们要“绿化美国”，让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冲出清教徒主义的束缚。这是心怀报复观点的天使，要摧毁美国这个“罪恶的帝国”，解放全世界的囚徒。

今天，人们不再会相信主显节，也不可能去追求“武装年代”。当迷惘的 60 年代已成为过去的时候，它的精神仍徘徊在我们心中。怀旧的艺术家用它写入作品中，描绘着在那个最后好时光里，纵情欢娱的形象——欢乐的性、欢乐的毒品、欢乐的歌曲。对于那些热衷于破坏的左派来说，60 年代不仅是一个拥有很多乐趣的时代，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好时光，理想主义风行一时，人们除了想给和平一个机会外别无所求；那也是一个崇尚义务和行动的时代，在我们这个自私的社会中，双眼迷蒙的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道德热情，改造世界是他们目的的唯一②。

对于怀旧主义者来说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但实际上，它们恰恰是对那个年代的虚假回忆。当我们透过万花筒的玻璃看 60 年

代时，看到的東西已经被扭曲了。它可能是最美好的时代，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年代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简单地透过种族暴动、越南战争去看那些充满激情的、无拘无束的大学生。在那个年代，天真很快就可以转化为玩世不恭，美国的人胡闹很容易就会酿成对美国社会的巨大伤害。在那个年代，像“黑豹党”这群贫民区的恶棍被当作了政治空想主义者，而那些以恶作剧为乐的家伙却可以像福音派传教士那样，令人信服地开设药店，公然“传播”化学麻醉品。

60年代还激活了人们对“新耶路撒冷”的渴望，但也正是在那个时代，指导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受到了攻击。当一个又一个权威被新左派打倒之后，我们这些激进派宣称，毁灭是为了重建。但是，当我们想要革命的时候，却发现没有革命的蓝图。当60年代结束的时候，整个社会好像遭到了重重一击，社会成了各种多如牛毛的小团体、利益集团组织和新近被命名的少数群体，这些群体的唯一共性就是都认为美国是可恶的、不能相信的。这也许是60年代持久不变的遗产。政治哲学家迈克尔·瓦格泽最近在《新共和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表露了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，“只有去华盛顿游行时，我才有回家的感觉”。

因此，当一件艺术作品表现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感并希望激进派复兴时，60年代就没有逝去，它仍和我们在一起。现在越来越清楚，60年代将继续影响着我們。60年代是穿在我们脚脖子上的绿袜子：沉重，伙计，非常沉重。

这本书是关于60年代及其特有的那种现象的，确实没有一个好的书名可以概括，或许应叫“80年代中的60年代”，可以加深我们对基克加德这句哲理的理解：生活要向前看，但对生活

的理解却只能向后看。(Life may be lived forward but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)。到 70 年代中期，我们自己内部出现了分歧，一些新左派要继续战斗，坚持信仰，另一些人要放弃。对于我们两人来说，从激进派中撤出是个人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，我们将在该书的自传部分列出细节。然而，如果说有一件事促使我们进行反思，那么，这件事就是越南的命运。不像激进派预言的那样，这里没有“新的早晨”，也没有农民的乌托邦。相反，只有比我们所反对的更大的大屠杀，只有比我们所要取代的更糟糕的政府。

从东南亚传来的只言片语的消息（左派自己想阻碍信息流通），让我们的政治运动放慢了脚步，尽管没有突然转向反面。这个转向过程发生在几年之后，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，改革后的左派不谴责这种种族屠杀，反而指责美国对苏联进行制裁，指责美国帮助伊斯兰圣战者的努力是“新冷战”的开始。

到了 80 年代初期，我们感到应该对那一个时代的影响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盘点。一些是无可争辩的积极影响，如自我意识、社会空间和包容性的扩张，以及自我实现的空间扩大。当然，也有很黑暗的一面。在对权威的攻击中，我们损害了文化免疫系统，给了机会主义者可乘之机。犯罪、毒品及艾滋病流行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。

当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经历过的事的时候，遭到了我们当年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对。他们认为，对他们来说只有两种归类的办法：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进步的，就应该写，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破坏性的，就不要写。我看到他们再次拿起小旗，喊出昔日的口号，煽动“反美主义”，这些中年人都已两鬓斑白，肚子下陷，而且我们曾经所说的国际格局的

“客观环境”也发生了变化。我们开始认识到，60年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最大影响是它所给予人的希望：人可以永远年轻，甚至不需要对自己从前的行为列一张借贷平衡表，更谈不上赢利亏损声明了。正如莱昂内尔·特里林在他的经典小说《旅途之中》所写的那样：“生活在希望之中能使你永远是个孩子。”

本书的内容反映出我们试图理解那场我们自己曾参与过的运动，理解那群从未长大的60年代的迷途男女青年，同时也理解我们自己。我们的办法包括回忆、档案重建、评论和暗示。但是全书的精神是在质疑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历史以及那些选择继续革命的同志。“片段”是记者对散文的特殊称谓，用于对本书的章节非常恰当。写作此书是我们的一种探索行为，这种探索远未结束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部分 舞者和舞蹈

第一章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	(3)
第二章 地下气候的起伏：行动吧	(46)
第三章 罪犯与警察	(90)
第四章 休伊·牛顿的生活和时代	(107)

第二部分 反 思

- 第五章 左派第五纵队…………… (133)
- 第六章 左派最后的庇护所…………… (148)
- 第七章 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故事…………… (168)
- 第八章 激进的无辜与激进的罪孽…………… (193)

第三部 自 画 像

- 第九章 仿佛就在昨日…………… (201)
- 第十章 致政治朋友的信…………… (213)
- 第十一章 人在旅途…………… (218)

第一部

舞者和舞蹈

第一章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

“人们不知道应把它当作一个怀旧和再奉献的时刻，还是把它当作一支安魂曲，给予他们生命中的那个幻想时刻，那一时刻结束时是美好的”，一位朋友在费伊·斯坦德的葬礼上说。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斯·波德来了，激进派律师——费伊曾经的导师——查尔斯·凯瑞也来了。他们穿过人群，面带悲哀地互相握手。西海岸地区的左派法律社团献了挽联。在这 300 多名的哀悼者中，大多数人是匿名者，包括各种各样的人，社会活动者及其支持者、朋友和旅伴，他们是费伊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结识的人。

如果说葬礼的气氛是复杂的，那么这很可能是因为她的死太突然，悼念活动实际上有点反思的味道。费伊的大部分亲友早在她痛苦的最后一年就开始哀悼她了。在西奈纪念教堂中几乎没有泪水，灵柩被剑兰花遮得严严实实：死亡被放在了遥远的地方。主持者没有号召人们为死者哭泣，也没有挥动血衣。假如她死在几年前，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下，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。他们仅仅试图回忆她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作为一个妻子、母亲、工友，当然

也作为一个被压迫者的卫士和绝望者的辩护律师。

尽管颂词是低调的，但是出席葬礼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激进派热情高涨的时刻，费伊作为“黑豹党”成员休伊·牛顿和乔治·杰克逊的辩护律师，暴风骤雨般冲击了政治藩篱，州监狱当局公开称她为“加利福尼亚州最危险的女人”，私下里称她为“龙女”。实际上，出席葬礼的每个人都能记起费伊的一个故事，如缠着她颇有名气的律师朋友，直到他们同意为一个或两个黑人犯人写状子，这些黑人曾每个月给她写几百封信；驱车狂奔使自己疲惫不堪，以摆脱她的情人乔治·杰克逊。尽管她没有其他那些在法庭上大打出手的人出名，但是她却是那场运动的典型，更接近于激进运动的标准——无情地推动人类极限；被不公正赶进牢笼；在革命责任中寻求自身的真实性；在其职业高峰期，最后混淆了被代理人 and 同志、工作和生活的界线。

如果说这些辉煌的事情在费伊的葬礼上无人提及，那么费伊最后一年的个人生活更是无人触及，当时她从以前的承诺中后撤，试图探索家庭和女权主义的新模式。这样的新生被突然而至的暴力打断了，一个出狱人员声称代表被误解了的乔治·杰克逊向她开了5枪。然后是数个月的瘫痪和痛苦，接着是孤独的自杀，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人们多么希望她能像为别人斗争一样，为自己斗争。

也许，费伊的生死太复杂。或许，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，她的悲剧几乎不易被人理解。60年代后的10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10年，一些人原有的信念受到冲击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她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。然而，这个遗漏让葬礼有种不完整的感觉，似乎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故事，一个有意义的教训故意被遗忘了。